

笛声与盲生

◆ 彭瑞高

虹桥路两边有许多著名历史建筑,1850号上海盲童学校,就是其中一座。它曾是中国唯一的盲生学堂。它的一切,都似乎经受着时间的考验。

1990年的一天,庞鹰推着一辆旧自行车走进盲校大门,也将在这里经历一场漫长的考验。28岁的他受盲校老师之邀,来这里义务教授长笛。

那时的庞鹰,是上海广播交响乐团首席长笛演奏员。他出身于艺术世家,祖父庞薰琹早年赴法留学,后在中央美院任教,并负责筹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,任第一副院长。庞鹰每年度假

去北京,祖父在家中常常边作画边聆听贝多芬和瓦格纳的作品。他与庞鹰讲得最多的是贝多芬的故事,他甚至可以靠记忆撰写贝多芬的生平。听到庞鹰学习长笛,他非常高兴,鼓励孙子再去学作曲。庞鹰母亲也是一位长笛演奏家,曾经也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长笛演奏员。

自那时起,盲校校园上空,庞鹰和盲生的长笛声飘扬了三十年,一茬茬盲生从这里毕业,摸索着走向社会。庞鹰也从青年,变成一位退休音乐工作者。人们关心的是:庞鹰用半辈子笛声陪伴的盲生,现在在哪里?他们成了怎样的人?

1

张昱慧是庞鹰费心最多的一个盲童学生。从十多岁开始,她就跟着庞鹰学长笛。如今她已走向社会,每周还继续跟着庞老师学习长笛。

张昱慧从小就胖,喜欢吃自助餐。有一天,小昱慧突然在自助餐厅里对父亲说:“以后我不来了。”父亲惊问:“怎么了?”小昱慧说:“那些菜,我怎么都看不见了!”父亲知道,医生预言的这一天,终于降临了。

原来,小昱慧患有一种基因突变的罕见病,医生说这种病在全世界也只有几百例,失明只是症状之一,还会有其他多个器官发生病变。小昱慧视力下降得厉害,发展到后来,普通小学课本贴着她脸也看不清了。父母只能把她送进盲校。

对孩子来说,中途失明是最大的痛苦。只有在庞鹰手里接过长笛,吹出那一声陌生的笛音时,小昱慧脸上才浮起一抹微笑。

但是,她长笛学得很慢。刚进盲校的她,还不熟悉盲文,庞鹰读着乐谱让其他盲生刻录时,她的纸上一片空白。记谱是学习的开始,记谱跟不上,吹奏、背谱、还课等都会受牵连。于是,这孩子很快成了掉队的那个。

庞鹰教长笛从来不肯降低标准。在许多人看来,盲生能吹响长笛,“吹出个调调”就可以了,庞鹰不这样认为。他要么不接手,一接手,就要从最基础的乐理知识开始,严格培养每一位盲生。他手下的盲生与正常孩子一样,每年都参加上海市社会艺术水平(长笛)考级,大多考过十级。他认为这不仅是对盲生负责,也是一种尊重。在他的团队里,没有“滥竽充数”的盲生。

张昱慧很努力,为了跟上同伴,她拼命记、拼命吹,吹到甚至想吐,但还是达不到还课要求。有一次,庞鹰组织盲生演出,没让张昱慧参加,她知道后,小心翼翼地问:“庞老师,以后您可以叫我吗?”庞老师说:“你程度还太浅,上台演出还有段距离。”张昱慧急得一下子哭出声来,说:“您让我参加吧,我很想跟同学们一道上台……”

这天,庞鹰收到张昱慧一条微信。她告诉老师:突然失明后,她适应不了这个突然黑下来的世界,心里很慌张,大团大团的黑暗,压得她喘不过气来……她想吹长笛,想演出,想以长笛结交一个小朋友,这是她呼吸新鲜空气的唯一出口……

庞鹰看了心里很难受。他至今还保存着这条微信。这也成了他加紧培养张昱慧的巨大动力。他要用笛声带着女孩,撕破黑暗,到光明中呼吸新鲜空气。他至今还记得,那年张昱慧参加社会考级,考的是十级以上的演奏级,曲目是《田园幻想曲》,曲长足有八九分钟,音符刻满厚厚一册盲文纸。张昱慧吹完曲子,评委们相视点头,庞老师才松了一口气。这可是演奏级水平啊,像一座高山,她爬了那么多年!这孩子很乐观,别人说她爬得辛苦,她却说自己看到了最美的风景。庞鹰为此常对别人说,说他是盲生的老师,其实,他向盲生学到更多……

张昱慧现在忙得很,每周要参加两个业余乐团排练演出。最重要的是,她笑声常在,健康状况稳定,三十来岁的她,早已跨越了童年时医生对她生命长度的“判决”。

2

学长笛难,盲生长笛尤难。最难的“堵点”是记谱:每个音,每个符号,都要用盲笔在纸上一孔孔戳下来;五线谱上短短几行,他们却要用几页盲文纸才能刻完。有的孩子觉得太辛苦,开课不久就放弃了。好几个星期四(长笛上课日),庞鹰乘两小时公交车赶到盲校,却不见一个学生来上课。面对空荡荡的教室,他很苦恼。

就在这时,“候补队员”张振宇出现了。这是一个特别敏感的孩子,他上第一课就发现,庞老师与其他人不一样,他带来了世上最宝贵的东西——公平。他发现,庞老师的教材是“满血版”的,而不是“残血版”的;“四分中音Re,十六分中音Do、Re,连高音Do、Re,连线止……”庞老师报谱,音符长短高低、连线起止、气息强弱……连什么时候“换气”都交代得清清楚楚。一句话,庞老师教盲生,与正常人一样严格。冲着这个,张振宇跟定了庞老师。

盲童学校是一所寄宿学校,纪律严明。张振宇觉得,只有周四下午,庞老师来教长笛,那扇大门才会打开,有一束奇异的阳光射进来,暖暖的,把他的心里也照得无比明亮。盲生都很聪明,眼睛看不见的张振宇,听觉、嗅觉、触觉等格外灵敏,记忆力也特别强;喜欢上了长笛的他,将一切心思都托付给这根闪亮的银管,他的进步自然最快,吹奏的音色也自然最亮。他很快成了庞鹰老师的“助教”、长笛小组的领头人。

“上天为你关上一扇门,必定为你打开一扇窗。”庞鹰风里雨里来盲校教课,张振宇日里夜里与长笛相伴,六年后,一个高光时刻出现了——

那天,在庞鹰提议与策划下,张振宇与当时的上海广播交响乐团(上海爱乐乐团)一道演奏《莫扎特C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》第一乐章。一个大乐团,几十位职业演奏家,齐齐赶来为一个盲孩子伴奏;竖琴演奏家李利群老师,成为张振宇最重要的协奏者。张振宇拿着长笛上台,虽然看不见,但他能感觉到,四周有一片特别的气场,惊叹声、感慨声、议论声……他出汗、发抖、心跳加快。这时,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,他闻到一股熟悉的气息,轻轻叫了声:“庞老师!”庞鹰拍了两下孩子肩头,说:“不要紧张。今天我们都是你的配角,你才是这里的主角。照我们平常学的吹就行。放松点,你行的!”

莫扎特这段名曲的第一乐章时长达十来分钟,一个盲孩子,却把它的曲谱背得滚瓜烂熟!他吹着曲中每个音符,时时感觉到,前面有个大人牵着他的手,给他打着一盏温暖的灯……

这次难得的合演,曾在上海电视台公开播出。几年后,张振宇又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长笛独奏音乐会,这是上海绝无仅有的盲人长笛独奏音乐会。

张振宇在音乐上如此成功,踏入社会后却举步维艰。他当了好几年按摩师,虽不愁温饱,但内心很不愉快。他对庞老师说:“我的手应该属于长笛、属于音乐,可现在整天为人按摩,十几小时下来,我发觉这双手已经不是我的了!”为了追逐心爱的音乐,他重新拿起了乐器。一个老板让他组织一个小乐团,为中老年舞会伴奏。这是他和伙伴们最开心的一段时间。可谁知道,人心难测,那老板突然“跑路”,他和伙伴们辛苦了几个月,最后没拿到分文报酬……

庞鹰得知这一消息,怒火填膺。他与盲生常交流,有件事一直很揪心:毕业离校,对普通学校学生来说,是开心的一天;可对于盲生来说,却是“天塌下来”的一天!他知道盲生们将要面临的,是陌生的地方、陌生的生活、陌生的人群,哪像在盲校学习,这是他们的世界,同学老师都很友好,连每条路每扇门都是熟悉的……为此,尽管张振宇他们早已离校,庞鹰仍一直关心着他们。那年夏天,他们在乐团食堂碰头,讨论的主题是:“生活的出路在哪里?”庞老师说,互联网前程远大,你们可以在网上寻找一条“出路”。张振宇受到启发,果然在网上开设了《钢琴论坛》,吸引了一批音乐爱好者。《论坛》很兴旺,张振宇逐渐成为版主,在此基础上,他又开设了一家带工作室的钢琴店,为市民提供音乐咨询和服务。有一次,庞鹰要为一场长笛音乐会准备一架三角钢琴,特地来向张振宇借。张振宇逢人就说:“庞老师哪里会借不到一架钢琴?他向我一个盲生开口,就是要告诉大家:我们是平等的,永远亦师亦友!”

3

尽管是校外义务教员,但庞鹰一直把自己看作盲校师资之一,“让每个盲童由‘活着’走向‘活好’‘活出价值’”,这一办学理念也是他的圭臬。30年的奔波,他就是为了让吹长笛的孩子“活出价值”来,那些因自立而活出自己样子的盲生,在他记忆中永远有着最鲜活的印象。

女孩施辰悦早就考出长笛十级,可毕业后找不到工作,一家人都为她发愁。庞鹰亲自去找张振宇,请他帮帮这个师妹。张振宇意识到,这是庞老师把接力棒交到自己手里,顿感肩头沉重。他让师妹学调律,却发现她每天都由妈妈陪来上班。他说:“你去琴主家调音,旁边站着你妈妈,你说你还有信任度吗?明天起,如果你还是妈妈陪着来,那就不要干了!”小施拿着这个“令箭”,要求妈妈不再陪送,从此走上了独行之路。几年来,她调音走遍了上海大街小巷,最远还到过昆山花桥,为无数架钢琴调出了最美音色。她还亲制攻略,带领一批盲姑娘,乘高铁去长沙等地旅游。多彩旅程,让她们有了更遥远的“野心”。

男孩宗文豪学的是古筝,可庞鹰每次在盲校上长笛课,总发现他倚着门框侧耳倾听。原来他跟张振宇一样,喜欢庞老师的教法,喜欢庞老师把他们当作明眼孩子。这个曾在学校里玩火、调皮捣蛋出名的男孩,在老师调教下,在音乐熏陶下,逐渐走上了正路。他聪明勤奋,立志与明眼人一起前进。毕业后,他考进某外资企业,并逐渐成为手机技术专家。行内前辈介绍,像他这样的盲人手机技术人才,亚洲只有两位,一位在日本,另一位就是他——宗文豪。

在这片自立的森林里,还有两棵美丽的白桦,一棵叫玉珍,一棵叫吴晶。玉珍是玉佛寺方丈扶贫资助的藏族盲童,跟庞老师学习长笛后,歌唱得更美了。她在上师大本科攻读声学,曾与廖昌永老师同唱《维菊花》,优美歌声令人难忘。吴晶儿时失明,后在瑞典音乐学院学习长笛,先后与瑞典皇家爱乐乐团等著名乐团合作演出,是庞鹰的同行和忘年交。玉珍和吴晶,是盲孩子心中的偶像;他俩的故事,也成了庞鹰长笛课上最好的课外教材。

■ 与张昱慧同台演出

